



# 游走在 时空边缘

我的环球文化之旅



张志雄/著

YouZouZaiShiKong  
BianYuan

当代世界出版社



## 读万卷书

地下巴黎 曾经花样的蒙马特 到普罗旺斯去  
柏林的痕迹 童话国王和他的城堡 佛罗伦萨的  
气息 水中的桑塔露其亚 文艺复兴时代的教皇



## 行万里路

赢过时间的金字塔 重重城池 翻云覆雨的历史  
在土耳其浴中圆满 失落的甘地墓 窗户内外的  
活女神 鱼尾峰下的博卡拉 泡汤泡到得意处

没有去过法国之前，我对它的意像是浪漫、唯美、精致、富于思想的。可是真的到了法国，所见所闻又让我觉得原来的想法似是而非。于是我一次次地来探访法国，抓住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因而对法国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仿佛一场清晨的薄雾终于在眼前渐散渐淡。



韩国·雪城

在意大利，我更渴望体会那发端于佛罗伦萨、让欧洲人洗心换脑的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渴望在满坑满谷的珍品中深深吸入一口洋溢着艺术气息的空气。



德国·勃兰登堡门

很多国家把2000年前的公元元年称为“上古”。而那时，在中国已是秦汉之后。但是5000年前，在我们的历史中是否是“上古”？而那时，在埃及，却已经有了令今人感佩的金字塔。在我看来，那文明就像另一个星球的文明痕迹。



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和广场

当年由罗马皇帝耗巨资建立的君士坦丁堡可谓名副其实的“新罗马”，城市布局比当年的罗马城还要壮丽。但是它的传奇经历和富丽堂皇同样让人瞩目，在修建1000多年后，它又彻底易主，甚至连原来的基督教堂也转为穆斯林的清真寺。



尼泊尔·巴德岗广场上的金门

去印度前，印度给我的感觉是浓烈的香熏萦绕的身披红色丽纱额点吉祥痣的娇艳美人，是白发白须白袍着身歌颂神灵的睿智长者，是黎黑消瘦裹着布围探求真识的苦修僧侣，是菩提是瑜伽是恒河。到了印度，我看到的却是轰轰烈烈的商业洪流和积弱盈苦的农业时代的叠加，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和一个文化凌乱的社会重合。印度，给我的感觉是“不确定”。

# 游走在时空边缘

——我的环球文化之旅

YOU ZOU ZAI SHI KONG BIAN YUAN

张志雄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游走在时空边缘——我的环球文化之旅 / 张志雄著. -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5.1  
ISBN 7-80115-863-6

I. 游… II. 张… III. 游记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1100 号

---

书 名: 游走在时空边缘——我的环球文化之旅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83908400

发行电话: (010)83908410(传真)

(010)83908408

(010)8390840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 本: 672 × 870 毫米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58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2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15-863-6/1 · 168

定 价: 30.00 元

---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用心游走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我天生有缘。

记忆中最早的“行路”是和妈妈从上海到牡丹江探亲，一路中转，要三天半才能到达。那次行路留下的印象是我在火车上的呼呼大睡和下车后看到的莽莽森林。我独自旅行是10岁时去连云港，正值唐山地震后，各地人心惶惶。当时政府约定，若发生地震，将鸣响大炮警告。一日深夜，忽听一声巨响，大家赶紧冲出房门。仓促间，亲戚把我送上运化工原料的卡车，从连云港到了南京。虽说宁沪两地“近在咫尺”，可当时一个人乘车返沪也颇费周折。高中时常随船队沿京杭大运河南下，一路走走停停，听船员生活琐论，看路边景致风物，自觉颇有情趣。大学毕业初进入青春苦闷时代。一日突然向单位请假，半夜去往杭州。次日在西湖的游船上遇到两位要去山东的卡车司机，竟登上他们的车子来到山东曲阜。拜过孔庙后又到了泰安，夜登泰山以观日出。在泰山顶上硕大灿烂的朝阳下，与一位天津大哥谈人生，终有所悟而返家。

回想起来，这种种游历还都是简单的行路。后来当了记者，有机会遍访全国。走的地方多了，就发现与许多景物在书本上都已神交，身临其境时不由得就有了“他乡遇故”的感觉。我在中学时代受够了应试教育的苦处，于是上了大学后博览群书，并将这个习惯一直坚持至今。幸运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值文化热兴起，我狂啃了大量的东西方文史哲，有时一天同时读五本书，废寝忘食。我牢记读中学时李平钧老师的教导，“读书要早，否则年纪大就读不进去了”。他是历史学家吕思勉的弟子，现在想来，此言真是不差。

为了切实地用心感受沿途景致，我喜欢自个儿到处闲逛，不拘一格。这样到了三

十多岁，祖国大好河山玩得差不多了。于是开始计划环球旅游，去体验那些早已了然于胸的异域风物。

也许是远隔重洋的缘故吧，与国外那些“熟知”的景物每次相见更让我有所触动。即使我已经读过不少西方艺术史，看过许多照片，但每次真正看到原作，总是另有一番韵味涌上心头。尤其有些建筑园林，你不身临其境，很难体味其中妙处。我曾两次去法国的凡尔赛宫，琢磨这个欧洲园林典范的境界，参悟曾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尤其是第一次，玩到一半，赶上倾盆大雨，我和一位路遇的香港朋友在泥泞中狂奔，领略到凡尔赛旷地的狂野。顺便一提，我最难忘的是独自一人旅游所碰到的游伴，他们往往也是独自一人，两人一投缘，成为一天或半天的游伴，聊天吃饭，相知得很。游览结束后，却又各奔东西。也许永难相见，心中反而多了份莫名的留恋。每当提及那些游玩，就不由得想起他们。他们的脸和名字其实早已忘记，但总有一种特殊的友情留存下来。与此相比，后来随旅游团游玩就如同在一个小社会中，风味又完全不同。

真正决定把这些游历写下来，还是为了应约。2003年，《Value》杂志开办一个有切实感受的、指导性的消费文化专栏，需要约稿。踌躇再三，觉得自己多年的“用心游走”确有一些真实的体会，也有与人分享的价值，遂接下此任务。但写这些文字给了我新的压力。不仅要一如从前做好出游前的“读书准备”，回来后还要再翻阅大量的书卷进行考证，才能写出比较准确的文字来。我惊异地发现，几乎所有的导游介绍的故事都与事实有极大的出入，哪怕是看上去水平很高的导游。也许导游的任务就是要让游客感到有趣，或者用任何办法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就可以了，并不在乎介绍的史实是真是假。结果我回到中国，还要查阅大量的书籍，自己做一回导游，把查实的故事讲给读者听。这么一来，我倒以另一种形式、另一种感觉重温旧梦。

我也知道，用这种理性与感性交织的写法在国内并不多见，因为我追求的不仅是有趣，而且要真实。在这方面，我很佩服林达所著的《一边走来一边读》和《带一本书去巴黎》，他比我用的心思多，也比我写得好。另一方面，与时下流行的一些“文化游记”相比，我的文章又要好得多了。朋友知道我要写印度，便告知是否看看某著名作家有关的文章。我读过，大为惊诧，这哪像一位文化学者的游记啊？他洋洋洒洒地在发议论，却鲜有对事实的观察分析，空洞无物。这种文章不必亲临现场，在家里也可以写。因此，在一个浮躁的时代里，我确信言之有物的文字才是有些意义的。

最后，我愿将这本多年用心写就的书献给大学的两位老师——一位是严伯超教授，他劝导我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另一位是几个月前因心脏病突发、英年早逝的刘健先生，当时他送给了我大量书籍，满足了我贪婪的求知欲。

2004年10月22日于浦东花木

游 走 在 时 空 边 缘

目录



## 法国

- 地下巴黎 2
- 巴黎的墓地 6
- 曾经花样的蒙马特 10
- 到普罗旺斯去 12
- 法国的教堂 24
- 于连的后代 32

## 德国

- 柏林的痕迹 40
- 教堂中的歌声 47
- 德国浪漫之路 49
- 洗澡吧洗澡 50
- 童话国王和他的城堡 59

## 意大利

- 佛罗伦萨的气息 70
- 艺术的盛筵 74
- 传奇家族 75
- 罗马印象 80
- 水中的桑塔露其亚 82



## 梵蒂冈

- 弹丸之地 95  
文艺复兴时代的教皇 96  
梵蒂冈博物馆 97  
西斯汀教堂 100  
圣彼得大教堂 102

## 土耳其

- 翻云覆雨的历史 128  
蓝色清真寺 137  
博斯普鲁斯海峡风云 139  
在土耳其浴中圆满 141

## 埃及

- 赢过时间的金字塔 106  
往事繁荣 111  
动辄五千年 116  
重重城池 121

## 印度

差点让我吃闭门羹的印度领事馆 144

“个性恣意”的导游 144

纷繁复杂的宗教和政党 146

印度历史上的大放光明 148

多元还是繁琐 150

失落的甘地墓 151

## 尼泊尔

婆罗门导游 156

加德满都谷地 158

窗户内外的活女神 160

三个国王的敬神竞赛 161

鱼尾峰下的博卡拉 164



## 日本

九州名汤 167

熊本阿苏火山 169

温泉犹如刚倒进杯子里的生啤 170

怀石料理 172

末代武士 173

泡汤泡到得意处 177



## 韩国

割不断的历史 180

新罗王古国 184

融合历史的济州情调 188



# 法国

没有去过法国之前，我对它的意想是浪漫、唯美、精致、富于思想的。可是真的到了法国，所见所闻又让我觉得原来的想法似是而非。于是我一次次地来探访法国，抓住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因而对法国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仿佛一场清晨的薄雾终于在眼前渐散渐淡。

## 地下巴黎

巴黎其实有两个，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地下。

### 地铁趣事

一次，我们几个朋友去巴黎游玩。喝完花神咖啡馆的咖啡后，已是深夜11点。回宾馆的路很远，大家正欲叫出租车，被我拦住：“跟我来吧，见识一下巴黎的地铁。”我们换了三部地铁，很快到达目的地。在路上——一位熟知我的朋友很惊讶地看着我，因为他知道尽管上海只有两条地铁线，可我从来也没搞清楚过。

我没在巴黎常住过，之所以如此熟悉巴黎地铁纯属偶然。

我第一次去巴黎，是在阿尔卑斯山区的格勒诺布尔学习完，从那里出发，途经里昂，然后乘TGV高速火车去巴黎。在此之前，我已约好巴黎的一个朋友陪同游玩，但他突然有事要离开巴黎，所以我下了火车后，只得拖着个大行李箱，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个小旅店。安顿下来稍事整理后，我走过一条马路，往最近的一个地铁口冲了进去。进去后，发现只有无人售票机，却不知如何操作，幸好旁边一位华裔老太太送给我一张车票，于是我便开始了巴黎的地铁之旅。

巴黎有14条地铁线，几乎涵盖了市区的每个交通要道，它看似复杂，但还是有规律可寻的，那就是记住所去地方的地铁路线号码和到站名称，然后就顺着站台的指示牌寻找，写着Sortie的出口牌是蓝色的，写着Correspondance的换乘牌是橘黄色的。如果你从巴黎市区到近郊的戴高乐机场、巴黎迪斯尼乐园和凡尔赛等地方去，就要换乘高速地下铁RER，但它主要在地上行驶，而且只有A—D四线通行。

我在巴黎地铁上下来回一天后，就喜欢上它了，以后的一个多星期也是乐此不疲。巴黎地铁最让我心动的是它的每个站台的布置，例如，协和广场站的拱顶砖墙壁上，是关于《人权宣言》的文字解说；城市酒店站台，向人们介绍市政厅的历史；克隆尼拉索邦站台，则有杰出大学生的签名；帕芒蒂埃地铁站的月台上，有关于土豆的介绍；工艺美术站，有工程展示品。这种风格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末，卢浮宫站用馆内的复制作品将月台装饰一新，引来其他各站竞相效仿。尤其是我来到巴黎的头两天，看到巴士底站的攻打巴士底监狱的照片后，恨不得钻出地铁看个究竟。为了更多地体验巴黎地铁之美，

我经常改乘各种路线，到达所要去的地方。坐在车厢里，有时哪怕听到、看到一些站名，都让我浮想联翩。

比起我来，20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杰明对巴黎地铁站名的感受更为奇特：“当傍晚亮起红色的灯光，人们就会看到一条通往阴曹地府的路，路边都是作古者的亡魂。孔巴特——爱丽舍——乔治五世——埃蒂安·马塞尔——索



巴黎地铁标志

菲利诺——沃基拉尔，在电光闪烁的黑暗中，他们挣脱了那些大街和广场名的羁绊，变成奇形怪状的妖魔鬼怪。这个地区迷宫的最深处，藏着许多性情暴乱的猛兽，每天清晨都有1000名面色苍白的妙龄少女成为它们的血盆大口里的牺牲品。”

据统计，巴黎地铁未必比地上更危险，但我却听到不少被偷、被劫的故事，尤其是华人有携带现金的习惯，经常成为被袭击者。我每天回来得都很晚，深更半夜走在空无一人的地铁走道里，确实有些犯怵。不过，我穿着跑鞋，背着双肩包，尽量与任何人或墙旮旯保持距离，像只警觉的猫，倒也没什么事。

巴黎地铁的第一条线路于1900年的世界博览会时开通，比1863年就拥有地铁的伦敦晚了好多年。其实，从1845年开始，巴黎市与法国政府就为地铁方案吵得不可开交，巴黎市议会希望就在市内建造地铁，而法国政府认为地铁应是原有铁路的自然延伸。即使选择同一种方案的人，对究竟是否在地下修建铁路也有争议，甚至有人想出这样一个令人发噁的主意：早上把下水道打扫干净，白天就可以跑火车了，这确实可以节省成本。当然，由于世博会日益临近，巴黎市修建纯粹的市内地铁的愿望最终实现，到了1937年，这个纵横交错的网络已经非常完善，和今天的状况差不多了。

巴黎地铁的一些数据值得一提：地铁内有430名警察，50名便衣刑警，500名巴黎交通管理局的安保人员；从事卖艺的乐师有100名左右；平均每周会有4个人企图在地铁内自杀，每年大约有100人跳向迎面驶来的列车。另外，每到夜晚，清洁工人都要在站台上喷洒带有花香且具有防尘作用的香水。为此，每个月要用掉两吨名叫“玛德莱娜”

的香水。

最有趣的事情是有个“巴黎地铁蟋蟀保护者协会”(简称LPGMP),该协会成立于1992年。巴黎地铁里约有几千只蟋蟀,地下的温度对它们比较适宜,一年四季昼夜温差并不大。LPGMP有自己的网站,在上面指出哪些车站里蟋蟀的叫声特别大,为了保护蟋蟀的生存环境,LPGMP希望地铁工人少罢工且限制罢工时间,因为罢工会导致地铁里的温度下降。还有,最好让地铁里的人吸烟,原因是烟头能提高蟋蟀的存活率。

### 巴黎地道战

据《巴黎的地下世界》的作者贡特·里尔和奥里维埃·费伊介绍,巴黎城下隐藏着总共约300公里长的纵横交错的地下道。这些地下道并不是完全连接在一起,而是由几个各自独立的迷宫式的系统构成,其中两个最大的系统都位于塞纳河的西岸,分布面积最广的则是“南部人网”,它主要位于巴黎第五、第六和第十四区的地下。

这么多空洞对地上的人来说可不是好玩的。几百年来,巴黎的塌陷事故时有发生。1669年9月,斐扬派修道院的修女们的脚下突然裂开一个大洞;18世纪的一天,巴黎北郊的一块草坪上正在举行一场婚礼,没想到下面正是一个采石场,草坪无法承受这么多人跳舞,新人和20多亲友一起跌入深渊,无一人生还。后来,法国政府四处勘察终于将地下填实了,但今天仍有隐患。

一个大都市的地下竟有这么多地道真是不可思议。历史上,只要巴黎出现战争或革命危机,有人就会往地道里躲藏逃匿。巴黎公社失败后,公社的幸存者逃入地下采石场、下水道甚至地下墓穴,但政府军仍是穷追不舍,约400人在地下被捕。德国纳粹占领时期,地铁和地下采石场成了法国抵抗者们的防空洞、组装飞机的工厂和医院,与此同时,法国的抵抗力量也在德国人的地道隔壁指挥战斗。

地下采石场等地道也是冒险者的乐园,他们在这儿狂欢纵酒不亦乐乎。到了1984年3月,时任巴黎市市长的希拉克决定封闭大部分入口并对剩下的入口实施监控,当局采用焊接或水泥灌注的方式封堵地道,以前曾经有216个井和45个有台阶的通道入口,如今已所剩无几。不过,今天的巴黎仍有一些洞穴爱好者千方百计进入地下的巴黎,形成一个专业而又狂热的小圈子。

## 巴黎的秘密

巴黎的地下世界除了地铁和被封闭的矿坑地道以外，还有宽阔的下水道和风格独特的地下墓穴，简直是一个变幻奇异的迷宫。

巴黎的下水道是可供参观的，它的入口位于左岸拉玛桥的抗战广场上。1862年维克多·雨果所著的《悲惨世界》中对巴黎的地下排水管作了详尽的描写，以后几代读者都为主人公冉阿让为躲避警察的追捕逃到这里所吸引：“他在城市的肮脏粪堆里转来转去，走很长一段路才能见到从通风口透进来的一线亮光，外面那灿烂的阳光照进来之后，就像是惨淡的月光一般，四周雾蒙蒙的，到处是腐臭味，这里是一个黑乎乎的阴暗世界。”

完善的下水道是文明社会的前提，像古罗马等古文明都具备这一点。而巴黎到了10世纪初，地下排水道只局限于排放雨水，1832年巴黎霍乱流行就与此有关。1853年，巴黎现代化大都市的系统地下排水工程才正式开工，它比伦敦早6年，比柏林早20年。到了1878年，巴黎已经建成了650公里的地下排水管道，进展十分神速。如今，此系统已扩展成了一个2000公里长的庞大地下网络。

1864年后，好奇和时尚的巴黎人就把下水道作为游览胜地，里面被清理得非常干净，你可以乘坐小舢舨穿过排水渠，欢快而幽静。1867年世博会期间，俄国沙皇和葡萄牙国王都来到过下水道，并发出由衷的赞叹。

## 地下墓穴

另一个供游人参观的景点是地下墓穴，其入口在巴黎十四区的丹佛·何榭赫广场——巴黎的外围地区或现在的环城道路一带。

很久以前，巴黎的上空弥漫着一股恶臭味，巴黎人将死者埋葬在市中心的圣英诺森公墓，地点就在热闹的勒阿勒市集旁边，它是巴黎20个教区的坟墓，每个墓穴可以容纳1500具尸体。到了18世纪末，人们终于无法忍受这种出自教堂和公墓的腐尸味道，市内的公墓被取缔，遗骨被迁往地下墓穴，那是一个面积超过1.1万平方米的旧采石场。

在整整4年中，600多万巴黎市民的遗骨由送葬队伍伴随着唱诗班的歌声和祈祷声，沸沸扬扬地穿过街道，然后从井筒里倒入地下深处。

19世纪初，当局开始整理乱糟糟的遗骨，人们把死者的腿骨整齐地摆在一起，同

时还用头盖骨做成花环，在胫骨上雕上花纹以达到其装饰效果。地下墓穴整理完毕后，便成为人们周末郊游的去处。1814年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也到这里来凑过热闹。

从1830年开始，地下墓穴被关闭20年，因为不少人对这种亵渎神明的做法很是不满。法国的文学家龚古尔兄弟就扬言：“那些骨头摆放得如此整齐，简直有点像储藏在地窖里的葡萄酒瓶子。”而且，有些成双成对的男女故意“迷路”，目的是想在这个恐怖之地享受特别的刺激。但不管是经济利益还是公众的好奇愿望，都使得地下墓穴不得不再次对外开放。1860年以后，拿破仑三世、俾斯麦和瑞典皇太子都来这儿参观过，持有异议的人也越来越少。

到了今天，地下墓穴还是让人有点不自在。从入口处走过103级旋转楼梯，就可以到达地底下，里面的平均温度为11℃左右，两旁整齐地堆放着手臂、腿骨和头盖骨。这个尸骨仓库可能给人一些哲学思考——600万巴黎人，生前有贵族、平民之分，淑女、妓女之分，富人、穷人之分，现在却被按装饰图案做了重新排列，还有无数尸骨被乱弃在精心建造的1.5米高的装饰墙后面，真是很离奇。

## 巴黎的墓地

除了庞大、离奇的地下墓穴以外，在巴黎市内马路旁也会瞥见一处处不大不小的墓地，密密麻麻的，总有点不舒服。在这方面，我很欣赏中国人与死者保持一定距离的方式。每逢清明去扫墓寄托哀思，显得很神圣。我难以理解与墓地比邻而居，毕竟我们不是天天思考死亡问题的哲学家。不过，巴黎市内的几个重要墓地还是一定要去看。它们是拉雪兹神父公墓、蒙帕尔斯公墓和蒙马特公墓，还有荣军院和先贤寺。

### ❧ 拉雪兹神父公墓 ❧

拉雪兹神父公墓最有名，位于巴黎东部的20区内，是市内最大（0.44平方公里）也是游人最多（每年200多万人）的墓地。它早为我们中国人所知，因为在东南角墙壁前，是巴黎公社时期最后157名社员被枪杀的地方，后来取名为“巴黎公社社员墙”。你可以通过墓园地图，寻找各大名人，如莫里哀、雨果、巴尔扎克、肖邦、比才、柯罗、莫迪里亚尼和德拉克洛瓦等等。有些墓上的雕像也很有意思，如英国作家——同性恋运

动的先驱王尔德的人体雕像本来很完美，却被游人弄断了生殖器，不免有些滑稽。

## 埃菲尔铁塔与荣军院

到了一座城市，你总是会找些标志性建筑看看。在巴黎，你最容易看到的建筑当然是埃菲尔铁塔，当初对它不以为然的法国大作家福楼拜就曾躲到铁塔内喝咖啡，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看不到铁塔的身影。埃菲尔铁塔诞生伊始，就被人攻击刁难，由于这些人大多以审美趣味著称，我也信以为真。结果我到了铁塔前才发现，钢铁材料竟可以做得如此柔美细腻，再拉开适当距离，更觉得铁塔的“身段”简直是一流的。每到夜晚，铁塔经灯光一照，柔美婀娜。有一次，我坐游艇夜游塞纳河，前面有位巴黎人在陪同他的一位外国朋友，他指着铁塔说：“她好美啊！”我非常理解他作为一个巴黎人与铁塔朝夕相伴的情感。

如果你站在埃菲尔铁塔或巴黎圣母院的制高点上，你就会发现下面有个金光闪闪的穹顶，在众多的建筑中鹤立鸡群，卓尔不凡。我起先还认为它是哪座大教堂呢，后来才知道是作为拿破仑之墓的荣军院。荣军院由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下令兴建，完成于1676年。这地方在当时还是很偏僻的，这样可以作为退伍军人的医院，让残兵老将可以容身，避开众人的目光。1706年，圆顶教堂落成，原本确实设计为皇家教堂，后来在1840年成为皇家陵墓，拿破仑的遗体自圣赫勒拿岛移回法国安放于此。教堂穹顶的正下方便是拿破仑的陵寝，他的棺木由钢铁、红木、铅（两层）、黑檀以及橡木（六层）所制，四周陪伴着12座庞大的胜利女神大理石雕塑。

荣军院离埃菲尔铁塔很近，可以步行前去。不过，与热热闹闹的铁塔相比，荣军院却冷清得多，而几乎在每本导游书中，这一旅游区都被命名为“埃菲尔铁塔与荣军院”。

在法国行走，你会发现法国人最引以为傲的是路易十四和拿破仑。1715年逝



巴黎埃菲尔铁塔